

解徵

1960年，黃湛森在《喇沙校刊》以學生會長的身份，議論喇沙校舍解徵。在此我們碰到一個以後很少碰到的黃湛森：剛好成年，不再稚嫩，初見世道，無悔地將激情放在胸口。那一年，黃湛森和他的一代，正式跟香港開始談戀愛。

黃霽書房有一輯黑白照片，上有當時讀中七的黃湛森站在喇沙書院的大門外，衣裝畢挺，一臉傲氣，直視鏡頭（相片《黃湛森攝於喇沙書院門前1960》）。

那一年，喇沙校舍，正式解徵。

何謂解徵？喇沙解徵對黃湛森是怎麼樣的事情？

1932年，喇沙書院在九龍界限街的校舍落成，它佔地廣闊，外形宏偉，校門正方的圓頂建築物，更成標記（相片《喇沙書院1945》）。1939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校舍被英國軍方徵用為軍事監獄。1941年，香港淪陷，校舍變成倉庫。1945年，戰事結束，校舍恢復民用。1948年，國內政治和軍事形勢有變，英政府為了做好戰爭的準備，決定再度徵用喇沙校舍改作綜合醫院，並輾轉將何文田巴富街的軍營平房改建成喇沙的臨時校舍。黃湛森的喇沙歲月，大部份就在何文田這片據說「到處是草地和禿山」的地方渡過。

預期中的戰爭沒有到臨，但校舍依然未有回歸，拖延下來，在臨時校舍渡過了將近十年的師生，怨氣甚大。經過多方力量的拉鋸往還後，1959年8月喇沙校舍終於解徵，在書院上下成為一件歷史大事（相片《喇沙書院解徵：Patrick Wall給Brother Felix的信》《喇沙書院解徵：賠償協議》）。

這件事，有兩點值得細味。

首先，整個過程，由共產陰影開始，捲入了本地華人政客、洋教會、港府和英國政府中不同人物和力量的拉鋸，是香港五十年代（以至更後的）殖民政治環境的縮影（相片《喇沙書院解徵：新聞剪報》）。

更有趣的，是黃湛森的回應。1960年，他在《喇沙校刊》以學生會長的身份，議論解徵。我們讀過很多黃湛森寫的文章，這差不多是最早期的一篇。在此我們碰到一個以後很少碰到的黃湛森：剛好成年，不再稚嫩，初見世道，無悔地將激情放在胸口。文章講不仁管治帶來十年怨憤，講做人處世要伸張正義，為天邊掛上彩虹。黃同學對社會發展，對即將來臨的新世界，充滿期待，並願意寫詩行文，「為正義、民主，將自由的光箭射向世界每一個角落！」（黃霽筆記《喇沙解徵》）。

那一年，喇沙校舍，正式解徵。那一年，黃湛森和他的一代，正式正式，跟香港開始談戀愛。